



读·品·悟®

MING JIA MING
PIAN JIN XIAO YUAN

名家名篇

进校园

主 编 ⊙ 高长梅 分册主编 ⊙ 阎纂业



中篇小说选

中学卷【第2辑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●读·品·悟® “名家名篇进校园”系列

中篇小说选·中学卷

(第2辑)

主 编○高长梅

分册主编○阎纂业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.中篇小说选.中学卷.第2辑 / 高长梅主编; 阎纂业分册主编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(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 / 高长梅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0780-8

I. 读… II. ①高… ②阎… III. 阅读课—中学—课外读物 IV. 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0341 号

丛 书 名: 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

丛书主编: 高长梅

书 名: 中篇小说选·中学卷·第2辑

分册主编: 阎纂业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 × 1080 1/12

字 数: 136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780-8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吹满风的山谷 ◎衣向东·····	001
勇往直前 ◎曾 平·····	038
踏着月光的行板 ◎迟子建·····	069
暗道机关 ◎范小青·····	107
遥远的鱼场 ◎徐 岩·····	140

吹满风的山谷

◎衣向东



1

大西北的风总是这样粗粗拉拉的,没有一点儿温柔,尤其是三月的风,野了巴叽。我不知道大西北的人是怎么一年又一年在这种鬼风里生活过来的。自然,我是南方人,从江苏常州入伍的。南方的风是什么样子,你们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,被柔和的风抚摸得白嫩的脸就是个活广告。其实南方不只是风比大西北乖巧而细软,别的也自有优势。南方的山眉清目秀,植被浓郁苍翠,大西北的山却袒胸露背,或灰暗或紫红。南方的河水叮咚清丽,温文尔雅,细语缠绵,大西北的河水却总那么放荡不羁,激流澎湃。

但是,我在大西北结束了3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后,这张南方脸就没了模样,怎么看都像马路边蹲着的大西北男人,没有办法,我只能骂野蛮的风真他妈不讲道理。没想到骂完了,却又被分配到人称“野风谷”的深山军用物资库1号执勤点。虽然我没去过野风谷,但是在新兵连几次听班长讲那里的故事,讲得我们几个新兵私下里开玩笑的时候都说:“你不老实,把你发配野风谷。”

我当然没想到自己被分到野风谷,我觉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和班长排长的关系还不错。班长抽了我一条烟,排长拿走了我一个喝水杯,他们平时对我都挺和蔼的。但是据说正是班长排长向中队推荐我去野风谷的,说我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,不知是培养我还是整治我。报到那天下午,执勤点的点长陈玉忠下山接我,一个长没长相站没站相的小个子。中队派出唯一的毛驴车送我,并顺便拉去了一桶水。毛驴车是专供给每个执勤点送水的,别的事情一般不允许劳驾毛驴。

毛驴车载着我们从半山腰上的小路走，风就在山顶上盘旋，鬼哭狼嚎的。而且越往山的高处走，风声越紧，黄黄的尘土一拨又一拨地在我面前飞扬，而且没有任何章法，一会儿横着走，一会儿竖着走，怎么侧转身子都躲不开它的蹂躏，好像这世界都是它家的。

赶车的兵是去年入伍的，在我面前算是老兵了，他很想表现出个老兵的样子给我看，就抡着树条抽打毛驴，嘴里还骂：“驴东西，不打你就偷懒，想跟我耍心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倒不是因为赶车的兵说了些指东道西的话，我是可怜毛驴因为我一个新兵的缘故，莫名其妙地挨了抽打。

毛驴弓背沉重地走，车上的大水桶发出咣当的水声。我瞟了瞟远处层层叠叠的群山，又看看眼皮底下拉出吃奶架势的毛驴，问点长：“班长，快到了吧？”

点长没有看我，目光仍在山与山之间腾挪，说：“还远呢。以后不要叫我班长，我不是班长是点长，一点点的点，3个人的执勤点，用个班长太浪费。”

点长说话的时候，伸出小末指甲比划着，掐出了小末指甲的二分之一形容自己。

我又看了一眼毛驴，就跳下车，说：“我走一会儿，腿坐麻木了。”

毛驴车的速度立即快了，我的步子跟得很匆忙，肥大的军裤兜满了风，鼓胀着。山路弯曲，毛驴车的干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，在一道又一道山弯上缭绕。

山谷尽头，出现了3间破败的平房，平房的对面，石头砌成的哨楼像个煤气罐粗矮地耸在山腰上。哨楼的背后，一条窄窄的小路，像一条细细的小溪从山的这边挂到山的那边。哨楼前，一个哨兵持步枪站立，毛驴车还没有走近时，哨兵就举手敬礼。

点长陈玉忠对我说：“那就是第二年的老同志普顺林，他给你敬礼了。”

我慌忙向老兵举手还礼，样子很笨拙。这时候，突然的狗叫把我吓了一跳，举起的手哆嗦着落下，视线从哨楼一下子就切换到狗叫的地方。我看到一条黄狗昂首在平房前，居高临下地虎视着我，凶叫。点长呵斥一声，说阿黄别叫，黄狗哼唧两声，摇摇尾巴追过来。

毛驴车停在了平房前的平地上，平地不大，还搁不下胖人的半拉子屁股，却是山谷唯一平展的地方。我刚站定准备从车上搬下自己的行李，黄狗已经追到我的脚下，很耐心地嗅着我的脚，然后是腿，再之后是臀部。黄狗嗅到我的臀部时，两只



前蹄就翘起来,却没有搭在我身上,而是成站立姿势,看样子还要顺着我的脊梁向头部搜索。我吓得身子僵硬着,不敢有一丝的动弹。等到黄狗检查完我的臀部,我才怯怯地说:“点长,狗、狗。”

点长的做法真让我失望,他温和地看着黄狗笑了笑,说阿黄没见过几个新人,见了你高兴呢,瞧这个亲热劲儿。点长没有责备阿黄,好像有意给它个机会,让它从我身上高兴一会儿。于是阿黄依旧亲热着,我就又叫:“点长……”

点长才拉了拉脸,说:“行了阿黄,一边稍息去。”

这个畜牲,好像真的没见过什么世面,见了生人还脸红似的,一缩脖子,不好意思地走到旁边蹲下。点长从车上拿下一捆青菜和一块猪肉,赶车的兵已经把一根皮管接到水桶上,朝水窖里抽水。水窖的样子像水井,窖内用水泥抹成个圆形,葫芦状,窖口盖着一块铁皮。我趴在窖口,屁股朝天一撅再撅,把整个头伸进窖内,终于看明白了,问点长:“这水是喝的?”

点长说:“洗脸洗衣服做饭,都用。”

“几天送一次水?”

“半个月。”

“这能吃,还不臭了?”

“有一点,吃习惯了一样。”

我立即感到嘴里有酸臭的味道,像过了期的啤酒,张了张嘴没说出货,呆愣着目送毛驴车返回下山的小路,在昏黄的风中颠簸着消失了。山谷一下子坠入寂静,四周只听到风的声音,风把我们包裹起来,与外界隔绝。

这时候,点长拎起我的背包准备进屋,我忙问厕所在哪里。离开中队部的时候,我听说野风谷的水奇缺,就多喝了两大杯水,这时候觉得沉甸甸地往下坠,急需疏导掉。点长微笑着,说除了屋前的院子,整个山谷都是。面对着这么开放的厕所,我竟不知在哪儿小解合适了,瞅瞅对面的山根,什么地方都在站哨的老兵普顺林的监视范围内,于是就拐了个弯,朝平房后跑去。点长在我背后喊:“别跑远,当心让狼叼了你去。”

我闪到平房后面,回头看不到山坡上站哨的老兵了,就哆嗦着对准一蓬灰绿的草划出亮亮的抛物线。山上的草稀稀拉拉,像皮肤病患者,绿一块裸一块的,而且面黄肌瘦。我的目光正满山遍野地游荡,有一阵强劲的风迎面吹来,把我划出的亮

亮的抛物线吹得七零八落，飘洒到我的裤子和鞋上，我不由地“哎哟哟”的叫两声，山谷立即有“哎哟哟”的声音回响。我愣了一下，觉得有趣，就又用力咳嗽两声，山谷也便学着我的样子咳嗽着，声音由近而远，一浪一浪地波去。

我忍不住“咯咯”地笑了。

2

1号执勤点只有我们3个兵，像3颗钉子一样楔在山谷尽头通往山外的入口处。我们看守的山谷下，沉睡着一个接一个的山洞，过去储藏着炸药，后来都运走了。有关单位曾想把闲置的军用物资库租赁给老百姓储存粮食，但离库区最近的村庄也有二十多里路，老百姓嫌太远，说白给都不用，物资库就一直闲置下来。我听了点长陈玉忠给我介绍哨所周围的这些情况后，就一撇嘴，说：“啥也没有，还看守什么？”我们南方的兵就是这个样子，说话满不在乎的，而且总是显得很聪明，喜欢问几个为什么，在部队不如北方兵的名声好。部队的干部都喜欢带北方兵，说北方兵不说不讲，老实肯干。我不是替南方的兵打抱不平，其实我们不是说说讲讲的，是喜欢动脑子。

点长一脸的不高兴，说你这个新兵，毛病，上级让我们看守就一定有看守的道理，这些物资库还没有废弃，说不定哪一天打起仗来又派上了用场，你敢说战争永远停止了？点长的目光直截了当地盯在我脸上，滚烫滚烫的。我不习惯别人有意识地看我，我像被灼伤了般摇头，表示赞成点长的观点，点长才收回目光，继续介绍哨所周围的情况。点长说在1号执勤点附近的山群里，还有5个执勤点，都是我们排的，排长住在3号。点长说你看见了吧？就那座最高的山峰下面。我的目光顺着点长的指尖尖投向远处，在那座雾气朦胧的山峰上逗留了很久。

这是我刚到哨所的第一天，点长带领我在屋前屋后简单地转了转，告诉我宿舍左边的一间屋子是仓库，右边的一间是厨房，之后点长就去换岗了。由于点长下山接我，老兵普顺林已经在哨上站了4个多小时了。点长对我说：“按说你到执勤点，我们应该给你举行个欢迎仪式，但我们的人太少，就免了。”

点长扎着武装带，在屋子前的平地上整理了服装，然后给自己下达了上哨的口



令：“向后转，齐步——走！”

我被点长认真的样子弄懵了，你说在这深山谷里，还这么正规干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朝哨楼走去，他爬山的时候仍保持着齐步的要领，腰直挺挺的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差点儿跪倒。我禁不住咧嘴笑。点长走到老兵普顺林面前站定，庄严地敬礼，老兵还礼后，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1号执勤点勤务正常，哨兵普顺林。”我的目光像舞台追光一样追随着点长和老兵的一举一动，端枪、交接、敬礼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身子也站得笔直了。

老兵走下哨位时，点长说：“晚饭，加个菜。”

老兵没有回头，齐步走下山。说是齐步，其实只是拉出个齐步的架势，两只胳膊用力甩着，而下面的两条腿却在一弯一曲地走路。我开始觉得他们是故意走给我看的，其实不是，后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，时间久了，我就觉得挺正常的。

老兵走到我眼前时，我急忙挺了挺身子，说道：“老同志好——”

“新同志好。”

“老同志辛苦了！”

老兵突然笑了，拉长声音说：“为人民服务——”

我垂了头，有点儿不好意思了。老兵把紧绷绷的身体松弛下来，说：“走，帮我做饭。”

太阳开始朝西边的山顶着落，老兵的身子走在圆圆的太阳里，显得很高大。一阵又一阵的风吹来，却吹不走洒在老兵身上的阳光，只掀动了老兵的衣襟，一甩一甩的，使太阳和老兵所构成的画面富有动感。我紧跟在老兵身后走，用力甩着胳膊，走得很踏实，走出了几分幸福感。

我们走进厨房，老兵拎起铁条捅了捅火炉子，添加了煤块，炉子里的火苗就窜出来。我说，怎么现在还生炉子？老兵说火炉是两用的，夏天做饭，冬天还可以拎到宿舍取暖。

老兵开始收拾一堆菜，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哪儿的？”

老兵和新兵聊天，首先聊的大都是这个话题。我说叫蔡强，江苏常州的。江苏？江苏人爱吃大米，你不会蒸馒头吧？我连忙摇头，说不会，也不会蒸别的，在家没有做过饭。老兵说谁在家里做过？我也没有，但是执勤点就我们3个人，一个人站哨，一个人训练，另一个就要做饭，我们早晚两顿吃馒头，中午吃米饭。我最害怕

他们把做饭的任务交给我自己,就说我吃什么都行,就是不会做。

老兵说:“去,端半脸盆土来。”

“干什么用?”

“毛病,”老兵瞥了我一眼,说话的口气和点长一样,当然比点长好看多了,说话总是笑眯眯的,让人看了很亲切。他样子虽然生了气,但是嘴角仍挂着笑意,说:“你毛病。”

我急忙去端,把半脸盆土递给老兵。老兵不接,说,“加水搅和,跟我学揉面。”见我傻愣着没动,老兵就又说:“我刚来的时候,也是这样练的。”

我就学着老兵的样子做,说实话,我在家里真的没有做过饭。老兵加两勺水,我加两勺,老兵揉面,我揉土,很卖力。老兵把揉好的面拍得乒乓响,我也急忙拍土,但是泥土没有面那么柔韧,溅了我一脸泥水。老兵嘿嘿笑,我也笑。

老兵在案板上切菜,丢给我一块肉,说:“切成细条。”

我拎起肉嗅嗅,问什么肉,老兵说猪肉。猪肉?我闻着像猪肉,于是就把肉扔回案板上,说你切肉我切菜。老兵说你毛病,让你干啥你就干啥,让你切肉你就切肉。

“我是回族。”

老兵“哎呀”一声跳起来,说天哪,又来了个少数民族。老兵是云南哈尼族的,点长是贵州彝族的。老兵说:“咱们1号执勤点应该叫民族哨呀,来来来,你切菜,我切、切、切这个东西。”

夜幕笼罩了山谷的时候,我们1号执勤点宿舍的灯忽悠一亮,给黑暗的山谷画龙点睛了。宿舍内的灯光下,我们3个兵坐在马扎上,我和老兵并排而坐,点长坐我们对面。点长说话时先“吭哧”了两声作为前奏曲,样子像鼻子堵塞不畅通,然后才说:“今晚开个点务会,算是欢迎蔡强同志……”

我猛地站起来。在新兵连开班务会的时候,班长点到谁的名字,谁就要站起来,点谁的名字,就是表扬谁,因为班长批评谁的时候,一般的不直接指名道姓,只说“个别同志要注意了”,弄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直敲小鼓,不知道自己是不是“个别同志”,所以我们都希望班长能直接点到自己的名字。如果你在新兵连待过,相信你也有这种感觉。我最多的被点到了12次。

点长见我猛地站起来,吓了一跳,说:“坐下吧。蔡强同志来到……”



我又猛地站起来。

点长说：“坐下吧，以后点到你的名字不用站起来了。蔡强同志来到1号执勤点，成为我们家庭中一员，对他的到来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。”

点长和老兵鼓掌，我独自坐着感到无所适从，于是也跟着鼓掌。点长和老兵停止鼓掌时，我仍把巴掌拍得呱呱响。点长瞅我一眼，瞅得我很尴尬，忙讪讪地收回了巴掌。

点长继续说：“我们3个人来自3个民族，大家要相互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，团结一致，坚守好1号哨所。”

点长的话音刚落，门“吱呀”开了，吓得我打了个哆嗦。不是我胆子小，其实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一定会打个哆嗦，这深山野谷的，关好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你不紧张才怪呢。我下意识地谁呀，扭头看去，见黄狗挤进门缝，和点长并排蹲着，审视老兵和我，看这畜牲那气势怎么也是个副点长的水平。我正大惊小怪的时候，发现点长和老兵一动没动，自己却显得冒冒失失的，就立即红了脸，忙坐稳当，等待点长继续讲话。

点长说：“我的话说完了，普顺林同志有没有补充？”

老兵咽口吐沫，说：“我补充一点，咱们1号执勤点就像一个家庭，3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，我女朋友的来信，你们可以随便看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兵看了点长一眼，使点长显得很不自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普顺林自来到1号执勤点后，就没有看过点长陈玉忠的一封家信，陈玉忠看别人的家信很积极，自己的家信却都藏起来，为此已经复员了的老点长都对陈玉忠很不满。老兵继续说：“既然是一个家庭，就有父亲、母亲和儿子组成，已经复员了的点长过去充当父亲的角色，我去年本来应该充当儿子，老同志陈玉忠却硬要我充当母亲，现在蔡强同志成为我们家庭中的新成员，我的意见，升为点长的陈玉忠老同志应该顶替老点长的位置。”

我很惊讶地看了看老兵，以为老兵正在开玩笑，但是老兵的表情却很认真，我就又去看点长的脸色，发现点长也那么正经，并且谦虚地说：“不，我还当儿子。”

老兵说：“你都当两年儿子了，虽然这只是充当角色，可也要有个顺序。”

这个时候我应该站起来表态了，我很有风格地说：“点长，我当儿子。”

老兵说这就对了，要不就乱了套。老兵似乎安慰我，说其实没有什么，平时我们不用这个称呼，只是在过节或是谁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为了弄出个家庭氛围，才

用一次。

但是，点长还是坚持让我当父亲，说自己喜欢当儿子，当儿子有人疼爱。当时我心里很激动，觉得点长就是风格高，什么事情都甘愿吃亏，当了两年儿子了还争着当。即使是假设吧，你愿意总是当儿子吗？于是，我就红着脸说我是新兵，最合适当儿子。

其实，我当时并不了解点长的心情，老兵也不了解。直到点长要复员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了他家庭的特殊情况。一旦你了解了他的家庭，就相信他的话是真的，他真心渴望当儿子，希望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里。点长当兵的那年，闹了几年离婚的父母终于分手了，父母把有限的家当很容易地一分为二，但是却不能把点长分成两半。父亲离婚的目的就是要跟另一个女人结婚，所以坚决不要儿子。母亲说离婚后，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，带着儿子怎么过？父母推来推去谁都不想要点长，最后是法院把点长判给了父亲，所以父亲怎么看点长都觉得不顺眼。点长就是为了逃离父亲的目光，才虚报一岁当了兵。当兵的第二年，父母都又组成了各自的家庭，很少问及点长的事。后来，父亲给他来过一封信，总共 58 个字，说点长又改归母亲了。但是不管归谁，在点长的心里，自己已经没有家了，如果说有，部队就是他的家，1 号执勤点就是他的家。点长平时和执勤点的兵们什么都聊，就是不提自己的家庭，有兵问他，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。别的兵谈论自己的父母和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坐在一边静静地听，别的兵有家信来，他总想看一看，却把自己很少的几封家信藏起来，兵们自然对他不满。这些情况是我和老兵偷看了点长的家信后，点长才给我们讲的。点长讲完了这些后，就永远地离开了野风谷，离开了他心中温暖的“家”。

后来，老兵普顺林懊悔地说：“已经复员了的老点长临走的时候告诉我，说陈玉忠这个兵，太深沉。深沉什么意思？我琢磨了半天没咂出味道来，猜想肯定不是什么好意思，因此对点长还多了几分戒备心。”

大概当时点长一再坚持要充当儿子的时候，老兵又想起“深沉”两个字，虽然弄不明白点长的意图，但是坚决反对点长继续当儿子。点长没有办法，忽然想起自己正主持召开点务会，于是用拍板的口气说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，点务会结束。我不再争辩了，本来我就不喜欢当儿子，当父亲就当父亲。我谦虚地说自己当不好，请点长和老同志多指点。普顺林从马扎上站起来，瞪我一眼，说你真要当？好，



我就给你当老婆，看你怎么当父亲。我被老兵激起了一些火气，嘴里就咕嘟着说：“反正不是真的，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的事，又不是没当过。”

3

我到1号哨所的第二天就开始上哨、训练、做饭，之后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起伏变化，因此我对自己到哨所后度过的第二天记忆最深，感觉后来的许多日子只不过是这一天的修修补补。那天早晨，点长起床后就上哨去了，老兵在厨房做饭。我搞完了室内室外的卫生，端了脸盆在院子里洗脸，正刷着牙，黄狗从窝里出来，懒洋洋地伸个腰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走到我面前，伸了嘴理直气壮地去脸盆喝水，等到我反应过来已经晚了。我气得“哎呀呀”叫一声，把脸盆里的水泼到院子里，刚要再去水窖取水，发现老兵站在了我眼前，不冷不热地笑，我一时没有弄明白老兵笑的内容，也只好陪老兵笑。

“哟嗬，就这么泼掉了？”

我茫然地眨眨眼。

“看到我的洗脸水倒哪里了？”

我的目光瞅着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，说是树，其实是灌木形的一株榆树，蓬松地生长着，虽然看上去像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女人的头发，乱蓬蓬的，但是在这干旱的山谷里，竟成了香饽饽，我们有一滴干净的剩水都不浪费，要小心地滴在它的根部。现在，老兵浇在它根部的洗脸水已经渗下，泥土湿润着。老兵的目光落在湿润的泥土上，开始教训我，说洗脸不能用肥皂你懂吗？洗脸水可以浇树可以洗菜可以……你懂吗？我慌忙点头，说原来不懂，老同志一教育，我就懂了。老兵见我点头又弯腰，就满足地走开了。瞅着老兵的背影，我忽然觉得老兵是早就料到我要把洗脸水浪费掉，似乎在厨房窥视我很久了。

吃过早饭，老兵上哨，点长带领我训练正步走，走的是一步一动。点长下达一个口令，我就动作一下，他发现我踢腿的时候，屁股蛋子左右扭动，他就喊了停的口令。他说你新兵连怎么训练的？扭啥屁股？看我踢，提胯，大腿带动小腿。他做完示范动作，又让我踢，我仍旧扭屁股。我在新兵连踢正步就扭屁股，新训班长都

没有给我纠正过来，你点长有这个能耐？点长下达了连续动作的口令，我照样踢，屁股一直扭动到山根下。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点长还不下达停止的口令，我就自动站住，一只腿仍旧举着，表示自己服从命令坚决。站在半山坡哨上的老兵普顺林就咧嘴笑了，远远地说：“点长，你就让他扭，看他能扭出个花花来。”

点长走到我面前，说：“行了，你上午就训练到这里，回去做午饭，不会做就问我。”

点长给自己下达口令，独自训练。我走进宿舍才松了一口气，从门缝看点长，嘻嘻笑，小声说：“傻孩子，真乖，好好练，我给你做饭去。”

去厨房扎了围裙，淘洗完了大米，我端着铝锅跑到点长面前，说点长加这些水行吧？点长说少了。炒芹菜的时候，我又捏着根芹菜小碎步跑到点长面前，问熟不熟。点长含在嘴里咬了咬，说再炒一会儿。但是等到我返回厨房，芹菜干干的粘在锅上，我急忙加了一勺子水，就看到芹菜在水里漂起来。

虽然米饭和芹菜的水都加多了，点长吃饭的时候却表扬了我，说第一次做饭不简单，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。我心里喜滋滋的，匆忙吃完饭，去哨上换岗，并对下哨的老兵说：“你去尝尝我做的饭，点长都说不简单呢。”老兵说是吗？老兵下哨直接进了厨房，一看我蒸的米饭，就“咦”地叫一声，对正收拾碗的点长说：“这是米饭呀？怎么做成了稀粥？”

点长笑，说凑合吃吧，他还是实习生。老兵又看菜，皱着眉头夹了一筷子尝，立即吐掉，端着菜碗走到哨位上，对我说：“你炒得什么菜？比盐水煮芹菜还难吃。”

我立正站着，认真地按照执勤用语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正在执勤，不便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老兵顺手把菜倒在山坡上，说喂狗都不吃。我已经吃了那菜，难道我不如一条狗？老兵的话真没有水平。但是，我不好直接反驳，就给他诵诗一首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老兵半天没有憋出一句话，气得扭头就走。

其实，白天我们3个兵轮流忙着，说话的机会并不多，只有到了晚上才能聚在一起，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老兵会下几步象棋，但是只有高兴的时候才走车架炮。那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和老兵下象棋，动员了老兵半天，老兵才答应星期天再下，说他今晚要看电视。由于周围山峦叠嶂，而且山高风急，电视屏幕一片雪花。我不



停地调频道,弄得电视声音尖叫刺耳,老兵也不着急,仍旧很有兴趣地看,仿佛是在完成一种看的任务,至于看到了什么并不重要。点长歪在床上翻弄一本杂志,是我带进哨所的,已经被他翻弄一遍了,连上面刊登的女人治愈雀斑和隆胸术的广告,都一字不漏地看了。他的目光夹在杂志里对我说,你甭折腾,接收信号不好,没法看。老兵忙说:“要看也行,你去屋子顶上扶住电视天线,能清楚一点儿。”

“就一直扶着?”

“对,松了手我就看不清。”

我听明白了,老兵是想让我爬上屋顶调试电视天线。外面的大风呼呼叫着,还不把我吹成腊肉?于是我假装糊涂,说:“这么大的风,我扶着你看?”

“你是父亲,应该干最苦的差事。”

一提父亲的事情,我突然生气了。原来你是因为我当了父亲,想成心整治我呀,又不是我想当父亲,我不当了,还是让点长当吧。老兵听我一说,就让步了,说这样吧,咱俩每人上去15分钟,我先上。老兵这么一主动,我就不好意思咧了咧嘴,说我先上。我就上了屋顶,握住天线的木杆。风很大,眼前的山仿佛被风刮得旋转起来。

老兵在屋子里喊:“向右转——再转,好!”

一会儿,电视屏幕又是一片雪花,老兵又喊:“向左转——”

我冻得缩着脖子,说时间到了吧?老兵正看得高兴,说还有两分钟。我估计两分钟早过了,又问。当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广告的时候,老兵才爬上屋顶,说时间到了。我欢天喜地进了屋,对着电视上的广告认真看,并也学着老兵的样子,说向左转一点再转一点儿。正高兴着,电视上一片雪花,我说怎么弄的?后面的话没有说完,发现老兵已经站在身后了。还差4分钟呢,你怎么下来了?老兵说:“不差一分两分的,斤斤计较啥呀。”

然而,当我再次回到屏幕前的时候,发现又是广告,这才惊诧说:“哎,又是广告?”

点长在一边笑了,我明白了这是老兵的精明,就哼一声,说广告就广告,坐下继续看,依旧吆喝向左向右转。我总不能不看广告让老兵下来吧?再说了,能看看广告也不错,反正看什么都是模糊的。

深山谷里黄豆大的灯光下,围坐着的3个兵虽然弄出了一些动静,但是丝毫没有搅动山谷偌大的一团幽静。时光就这样静静地流失着。

我在1号哨所待了3天,心里就堵得慌,胸口像塞了一团乱麻。我总想找个人说说话,可是点长没事的时候,常常静坐着,瞅对面的山峰。最初我以为山峰上有什么名堂,当点长站起来离去的时候,在泥地上留下一个屁股的轮廓,我急忙把自己的屁股放在轮廓里,然后模仿着点长看山峰的姿势,去审视山峰,却啥名堂也没有看出来,于是心里说,你整天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?而老兵闲下来的时候就趴在铺上写信,似乎永远也写不完。好在哨所还有条黄狗,不管它愿不愿意,我就缠住它不放,一会儿骑在它的背上拉出驭马驰骋的态势,一会儿追在它的屁股后面喊叫。黄狗高兴的时候还可以陪我玩耍一阵子,但是懒惰的时候,无论怎么摆弄它就是眯缝着两眼,躺着不动。

好容易熬到星期天,又赶上老兵不上哨,我就铺张开一副笑脸去请求老兵下棋。老兵正在温习女朋友过去的来信,处于一种沉醉状态,就摇头说:“我不会下。”

我死皮赖脸地缠住他不放,说:“我教你。”

“不下。”

“就下一盘。”

老兵终于被我磨得心烦,就与我下,只几步就输了。我觉得不过瘾,仍要老兵下,老兵说我下得臭,不下了不下了。我慌忙从棋盘上拔掉一个车和一个马,说:“让你两个子。”

老兵仍摇头。我又拿掉一个炮,又拿掉一个小卒……棋盘上只稀稀拉拉剩下三五个棋子,老兵仍不愿下。我就说:“你不是要看我女朋友的照片吗?陪我下一盘就给你看。”

老兵才来了兴趣,忙说行。但是我让出了许多棋子,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,被老兵三下五除二收拾掉了,虽然明知道这不是老兵的真实实力,但是毕竟输了,心里觉得很窝囊,脸色也不怎么明朗。老兵却很开心了,追着要看照片:“说话不算数,就不是男人。”老兵这个人,就喜欢看女孩子的照片,看就看吧,还爱评头论足,所以我不愿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提供给他评论的。我很不情愿地从一本书里取出藏着的女朋友的照片,女朋友和我一样,出生在江苏小桥流水人家,眼睛



里就多了几分灵气。老兵把照片捏在手里反复看，嘴里说哎呀新兵蛋子，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。我嘴上嘿嘿笑着，眼睛却很紧张地看着老兵的手反复摸弄照片，说：“小心、小心，别折坏了。”

“瞧瞧你这个小气样子，好像世界上就你有个女朋友，你不觉得你女朋友的样子太拘谨了？好像被谁打了一棍子，脑袋快打进肚子里了，缩头缩脑的样子。”

“不是拘谨，你懂什么，她长得古典。”

老兵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拿出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好，你的古典，我的就是浪漫。”

我们两个人开始吹自己女朋友的优点，吹得昏天昏地难分胜负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问他：“老同志，点长有女朋友吗？”

老兵从半敞的门缝朝哨位上瞟一眼，半天才摇摇头。老兵说，点长搞得神秘兮兮的，咱们宿舍谁的抽屉锁着？就他锁。我想也是，不就是防我和老兵吗？有什么值得防的。我和老兵的目光一齐纠缠住点长抽屉上的小锁，蓝色的小铁锁在我们的目光里越长越大。

按照部队的条令规定，星期天晚上要点名，所以吃晚饭的时候，点长就提醒我吃过饭不要乱跑，等待点名。我能跑哪里？还能跑出这个山窝窝？再说了，哨所就3个人，开个点务会就行了，还点啥名呀，真是脱了裤子放屁，多费一道手续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行动却很积极，早早地扎了武装带，站在屋子前等待点长点名。

点长抬眼看了看渐浓的夜色，说差不多了，集合吧，老兵普顺林也就紧挨着我站定。点长平时说话的声音不大，而且是慢吞吞的，恨不得把一句话拖成两句说。但是，他站在我和老兵前面整队的时候，声音却提高了八度，把隐入夜色的山谷喊得更加寂静。整完队，点长挨着老兵站定，一句话不说了。黄狗在我们身前身后转着，不时地嗅我们的脚，而我们3个人一声不吭一点儿不动地站着。我站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点长让我们傻站着干什么，要点名就点吧，我和老兵都站在他的旁边，有什么好点的，不就是走个形式。

几分钟后，我听到远处的山谷里突然传来模糊的声音：“稍息——立正！现在开始点名。”我打了个激灵，激动地昂起头，朝远处那座最高的山峰眺望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排长的声音，此时的排长就站在山尖尖上，凝视着我们1号执勤点的方向。远处黑黢黢的，没有一点儿灯火，我的头就极力向前探去，希望能看到些什么。点长和老兵都伸着脖子对山谷答“到”，后来我也似乎听到了由远处传来了自己的